



寄 物 柜 婴 儿

〔日〕村上龙 著
栾殿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寄物柜 婴九

〔日〕村上龙 著
栾殿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寄物柜婴儿/(日)村上龙著;栾殿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327-4949-2

I. 寄… II. ①村…②栾…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B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1219 号

Coin Locker Babies

© Ryu Murakami 1980,198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donsha International,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09-2004-396 号

寄物柜婴儿

[日]村上龙/著 栾殿武/译

策划编辑/沈维藩 责任编辑/沈维藩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4949-2/I·2775

定价: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021-65560609

日本当代作家村上龙

栞殿武

村上龙,原名村上龙之助,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佐世保是依山傍海的天然良港,早在19世纪后期,日本政府即在这里设立了海军镇守府。在1902年以后的日本历次对外扩张战争中,佐世保一直发挥着重要军港的作用,城区扩展迅速。1945年,由于美军的空袭,佐世保城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朝鲜战争爆发后,佐世保成为美军的海军基地,随后日本海上警备队(海上自卫队的前身)也进驻此地。于是,佐世保又重新蒙上了军港的色彩,基地附属的原海军兵工厂在朝鲜战争的军需刺激之下恢复了元气,造船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村上龙就是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1967年4月,村上龙考入了长崎县立佐世保北高中,其间,他和伙伴们组织摇滚乐队,演奏披头士等西欧流行音乐,深受女同学的欢迎。此时正值反对日美安保军事同盟的高校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佐世保也不断发生抗议美军航母停泊的学生示威游行,村上龙目睹学潮,内心深受震动,于是,他解散了摇滚乐队,加入校内新闻俱乐部,开始学习写作。

1970年3月,村上龙高中毕业。在此前后,他重新组织了摇滚乐队,同时涉足戏剧、摄像等,并在市文化中心举办了多次摇滚音乐节,深受好评。同年,村上龙离开家乡来到东京,考入东京现代思潮社经营的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于是,他来到地处东京都福生地区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放浪生活。横田基地是美军驻远东和太平洋

地区的第五空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驻日美国空军的核心。村上龙在此地和美军士兵的交往,涉及性、毒品等各方面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日后文学作品的基础。

经过两年的放浪生活,1972年4月,村上龙考入东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造型系基础设计专业,重新开始校园生活。他从小就表现出写作才能,14岁时在《PTA新闻》上发表作品《初恋与美》,获得过市长奖。进入大学后,村上龙开始了文学创作,于1976年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福生地区美军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最初沉溺于放浪生活,但狂热过后,他们对前途的迷茫感依然如故。作品表现了初涉人世的青年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面前感到困惑、压抑和无奈,却得不到正确的人生引导,因而只能以寻找刺激来发泄和消耗自己的青春活力,是一部非常规的青春小说。这年5月,小说获第19届群像新人文学奖,同时还被提名为日本文坛最具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龙之介奖的候选作品。由于评委们褒贬不一,评选中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的评委认为此作品是当代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亦即颓废化的象征,但多数评委则肯定和赞赏其全新的、透明清澈的文学风格。7月,小说终获多数票通过,被授予第75届芥川奖,随即创造了当月销售100万册的空前记录,引起全日本轰动,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而非单纯的文学事件,村上龙也由此作为一个新人作家一举成名,受到文坛瞩目。到2005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销量高达350万册,是日本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其影响至今不衰。2007年4月29日,村上龙在接受中国《东方早报》采访时曾说道:“这部小说每年还在增印一万多册,在年轻人中间还是非常受欢迎……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和32年前的年轻人还是有些共同的地方吧!”此书问世后,日本涌

现出了一批对现行体制进行探究和批判、对现有文学传统发出挑战的作家,他们因这个书名而被称为“透明族”,而村上龙则是这个文学流派的开创者,《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也成为了日本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

应该指出,在《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中,有部分关于毒品、滥交、酗酒、暴力及摇滚乐等过于“透明”的消极描写,所以对于这部作品,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有自己的鉴别,应该有所扬弃,而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不过,同样应该指出,这些描写并非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而毋宁说是对主题的表现起到了反衬的作用。整部小说可以说是写了一个年轻人“大梦醒来无路可走”,找不到理想的人生道路,从而对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发出巨大疑问的过程,为了体现“梦醒”时分的沉痛,需要对“大梦”作出铺垫,只有这样,这个巨大的疑问才会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从这一点上说,小说的构思是成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这群青年都发现了自己生活状态的无意义,和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得不到同情和认可,小说中的人物麦尔的一句话可以代表他们的心态:“那种脏生活我受够了,可不知道干什么好。”他们最终也分手了,有的希望出国开眼界,有的走上了传统的结婚成家之路,有的要去当搬运工,靠自己的力气上班存钱。即使是还在迷茫的人,例如那个瘾君子“冲绳”,他怀念的还是主人公“龙”吹奏长笛的纯洁年代,只有那时“我的心情是非常美妙的”,“我越来越想知道,那时听长笛的心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这一点是我一直牵挂的。我想知道这个答案,假如知道了这一点,我情愿停止注射海洛因”。在小说末尾,“龙”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比作一只压抑一切的巨大黑鸟,期盼着有“温暖的阳光”帮助他的“身影”覆盖住这只黑鸟:这才是小说的主题和深切含义所在,才是作品的闪光之点。正因

为《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具有这样严肃的主题和深切的思考,小说才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

这以后,村上龙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数十年来,他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作品。总体来说,村上龙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类题材。

第一类是关于人性探索的题材。1980年10月,描写两个弃婴长大后人性扭曲和走向毁灭的长篇小说《寄物柜婴儿》问世,获第3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并得到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是日本当代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杰作之一,可以同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远藤周作、中上健次等当代名家的名作相媲美。1983年,村上龙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斐济的侏儒》,这部长篇小说线索错综复杂,人物涉及多个国家,主线是南太平洋斐济一个混血儿侏儒向侮辱自己的加拿大女市长复仇的故事。自从成名以后,村上龙频繁出国,小说的场景也经常跨越世界各地,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这个特征的第一次集中体现。这方面的其他作品还有以一名患有幻听症的女子的异国之旅为线索,探索生存和毁灭问题的长篇小说《伊维萨》(1989),以及探求快乐的极限和自我意识的长篇小说《心醉神迷》(1995)等。

第二类是反映充斥于现代社会中的暴力与战争的题材。村上龙的第二部小说《战争在海对岸开始》(1977)是由数个观念性的情节组成的实验性作品,暗示战争将要爆发,寓意性极强。其他作品还有1983年开始连载的长篇小说《极端的爱与幻想》、《五分钟后的世界》(1994)、《寂寞之国的杀人》(1998)等。《极端的爱与幻想》是一部表现革命与反叛等暴力题材的国际政治经济小说,其中有暗杀、控制舆论导向、操纵政变和总罢工等方面的描写。《五分钟后的世界》则虚构了日本在二战末本土被攻陷的情节,刻画了日本在接近毁灭的边缘苦苦挣扎的惨烈场面。

第三类是恋爱题材。1982 年开始连载的《网球少爷的忧郁》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背景,以体育和恋爱交融的情节描写了当代日本社会和青年的生活。村上龙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的恋爱小说经常融入专业性很强的内容,体育是一例,美食也是一例。他的《村上龙美食小说集》(1986)以东京、纽约、巴黎等世界主要城市为舞台背景描写男女恋爱,而美味佳肴和名贵洋酒在他笔下则成了出色的舞台道具。长篇小说《第一夜 第二夜 最后一夜》(2000)讲述的是一位作家与初恋女友相隔 20 年情缘再续的浪漫爱情故事,书中关于法国菜肴的描写也很精彩。

第四类是与现代科技有关的超时代题材。1982 年 8 月,村上龙完成了外星人题材的《别急,朋友》的电影剧本和小说稿,文中涉及到生物工程技术、克隆以及细胞工程技术等。1984 年初,村上龙与青年音乐家坂本龙一共同主持了以超进化论为题的座谈会,与会的有吉本隆明、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著名文艺评论家。1986 年初,村上龙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超导体夜总会》,描写一群来自各行各业并熟练掌握高科技的英才聚集在一个小酒吧,运用现代科技解决人类情感难题,情节虽然荒诞,但语言相当幽默。

第五类是反映当代日本社会经济问题的题材。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日本的经济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令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头脑膨胀,也让年轻的一代开始贪图和追求浮华享乐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整个社会经济不断滑坡,逐渐陷入了低谷,一流金融企业相继倒闭,各大银行连续出现经营亏损,呆账激增,股市暴跌,资金外流,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不断增加,凶杀抢劫等恶性犯罪以及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民众普遍对前途丧失信心。在这样的动荡年代里,村上龙不断发表新作,向当今日本社会发出警告。其

中《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2000)以经济危机、日元贬值、教育体制崩溃为题材,影响尤其广泛。

第六类是反映当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无故逃学以及课堂秩序失控等教育问题的题材。日本现在大约有60万中学生长期旷课,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多数教师认为学生旷课是由于精神失常等健康因素所致,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家庭环境、教育体制以及社会制度存在问题。这类题材的作品有获谷崎润一郎奖的《共生虫》(2000)、被拍成电影的《最后的家庭》(2002)等。另外,这一问题在《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恋爱与流行曲》中也有所反映。

第七类是属于通俗小说范畴的题材。日本的通俗小说分化为暴力、多重性格、毒品、买卖淫、性虐待、少年犯罪以及快乐杀人等多种题材,村上龙的作品广泛涉及上述多种题材,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以前的通俗小说缺乏思想性的固定观念,是通俗小说的突出代表。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主要描写提供变态性服务的应召女郎的短篇小说集《黄玉》(1988),描写一个想杀人的男人偶遇一个想自杀的女人,两个人心灵发生扭曲的《耳环》(1994),反映高中女生以“援助交际”的名义卖淫的《恋爱与流行曲》(1996)等。

除了上述这些,村上龙有影响的作品还有自传体青春小说《69 sixty nine》(1984年连载)、探讨音乐和生命关系的《音乐的海岸》(1997)等。

小说以外,村上龙还发表有大量随笔,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87年出版的《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这部随笔集从男女、恋爱、性等角度出发,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功能不全”进行猛烈的抨击,文笔犀利明快,时有惊世骇俗之笔,因此一直畅销不衰,村上龙也一再续写,到2003年已经写到第7部。此外,交织着爵士乐、美酒、爱情、神秘、感伤的《恋爱永远是未

知的》(1991),为青少年解释工作、职业的含义的《13 岁的职业安定所》(2003)等,也很受读者的欢迎。

村上龙 1977 年就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广播电台担任音乐主持人,从而涉足当代传媒界,后来也经常参加电视专题节目,在因特网发达后,他还个人发行免费网络杂志《Japan Mail Media》,分析当今日本的经济现象,这些都是他不同于大多数作家同行之处。村上龙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如上文提到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69 sixty nine》、《黄玉》、《最后的家庭》,以及《京子》(1996)、《在酱油里》(1997,获读卖小说奖)、《昭和歌谣大全集》(2002)等。从 1979 年至今,源自村上龙作品的电影已有十多部公映,有的还是他自编自导,其中《黄玉》为他在意大利电影节上赢得了导演奖。此外,他的《村上龙电影小说集》(1995)也写得非常出色,于 1996 年获得平林泰子文学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村上龙与另一位流行作家村上春树经常被相提并论,并称为“W 村上”。这两位同姓村上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表现现代化大都市为作品主题,两人私交也很好,1981 年 7 月曾举行座谈会,畅谈各自的文学志向(村上龙为“自我解放”,村上春树为“自我变革”)、生活道路及婚姻等,之后发表了对谈录《Walk don't Run》(要走,不要跑)。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大都市已经从过去的人们聚集生活的空间,逐渐向工作谋生的场所、向孤独而枯燥乏味的象征性符号的集合体转化演变,生活空间日益狭小,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面对如此的状况,村上春树作品的特征是善于把玩孤独,善于从枯燥乏味中发掘乐趣,与生活真实保持距离感,格调也比较优雅而宁静,喜怒哀乐爱憎表现得并不强烈。相比之下,村上龙的作品虽然涉及面非常广泛,但主要反映的是都市

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作品中对于血腥、污秽、放荡、暴力、噪音、力量的撞击等场面的逼真、露骨、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是通过深入社会亲身体验获得的,笔下大多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大量使用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他还注重向青年一代传达人生思想,认为年轻人没有既得权益,是最无私而且充满希望的一代,他要通过作品让青年人理解人生的苦难,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立并努力寻找未来。这些,都构成了村上龙作品的文学特点。如果将村上春树的小说比作爵士乐的话,那么村上龙的作品则是快节奏的表现反社会题材的摇滚乐。

综上所述,村上龙自 24 岁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开创了新兴的文学流派“透明族”以后,一直是日本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通过村上龙的作品,读者在理解、透视、预测当代都市生活变化和所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将获得深刻的启发。

女人手按在婴儿的腹部,将下面的生殖器含在嘴里,感觉比平时吸的美国薄荷烟要细小,而且有一股鱼腥味。她想看一下孩子会不会哭出声来,但婴儿毫无知觉,于是揭下贴在婴儿脸上的塑料薄膜。她在纸箱底铺上双层毛巾,放入婴儿,缠上胶纸带,再用绳子扎紧,用粗笔在正面和侧面写上假的地址和姓名。她化完妆,穿上圆点花纹的连衣裙,右手抚摸着胀痛的乳房,并不在意滴在地毯上的乳汁,穿上拖鞋抱起装着婴儿的纸箱走出房门。坐上出租车时,女人想起快要编织完的台布,心想织好后要把天竺葵的花盆放在上面。此时正值酷暑,站在阳光下会感到头晕。出租车的收音机说在这百年未遇的酷暑中已有六个老人和病人死亡。到达车站后,女人将纸箱塞入最里面的寄物柜,将钥匙裹在卫生巾里,丢进厕所的马桶。她走出充斥着暑热和尘埃的车站,步入商场,坐在休息处吸着香烟,等到身上的汗水干透,买了连裤袜、漂白粉和指甲油。她感到异常口渴,便喝了橙汁,在洗手间用刚刚买来的指甲油仔细地修饰起指甲来。

女人快要涂完左手拇指的时候,躺在黑暗中处于假死状态的婴儿开始全身出汗。汗水最初润湿了前额、胸部和腋下,逐渐在全身流淌,调节着婴儿的体温。婴儿的手指颤抖了一下,咧开嘴,突然爆发出响亮的哭声。那是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的空气十分凝重,两层箱子都密封着,无法让婴儿安眠。高温加速了血液循环,激发了婴儿的活力。婴儿在酷热、昏暗、极不舒适的狭窄箱子中再次诞生了,这是在脱离女人身体,呼吸了人

世间空气七十六小时之后。婴儿拼命哭喊,直到人们察觉。

经过警察医院的治疗,婴儿被收养在孤儿院,一个月后取名关口菊之。关口是女人胡乱写在纸箱上的假姓,菊之是横滨市北区区政府福利科弃婴命名表上排列第十八位的名字,关口菊之是1972年7月18日被发现的。

关口菊之在孤儿院长大,那里四周环绕着铁栅栏,与墓地一路之隔,街道两侧栽种着樱花树。孤儿院名为樱野圣母育婴院,那里有很多孩子,小伙伴称关口菊之为阿菊。刚刚呀呀学语的阿菊听到修女们每天都重复相同的话语为自己祷告:“你要相信,父亲一直在天上守护着我们。”修女所讲的父亲就在教堂墙壁的画里,脸上长满胡须的父亲在海边断崖上,朝着苍天双手高举刚刚出生的羔羊。阿菊总是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这画中为什么没有自己?为什么父亲是外国人?”修女回答说:“这画描绘的是你出生之前的父亲,除了你之外,父亲还创造了世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和眼睛头发的颜色无关。”

樱野圣母育婴院的孤儿们根据相貌依次被人领养。每到星期天,礼拜结束后总有几对男女来观看在外玩耍的孩子。阿菊并非长相丑陋,不过最受欢迎的是交通事故中遗留下的孤儿,弃婴除非十分可爱,否则很难找到养父母,阿菊直到会跑步都没人领养。

这时阿菊还不知道自己是寄物柜婴儿,告诉他的是一个叫阿桥的孩子。沟口桥男也是没有找到养父母的孤儿。阿桥在玩沙子的时候凑过来说:“只剩两个人,别的都死了。在寄物柜里活过来的,只有你和我两个人。”阿桥身体瘦弱而且弱视,眼里总是充满泪水,像在眺望远方,阿菊听阿桥讲话时,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无形的透明人。阿桥身上总有股药味,他和阿菊不同,并不是因为在黑暗闷热的箱子里不停哭喊而被警察发现,

而是身体病弱才有幸得救的。丢弃阿桥的女人没有清洗婴儿便将他全身赤裸装入纸袋丢进寄物柜，阿桥因蛋白质过敏引起湿疹，全身涂满天花粉，不停地咳嗽呕吐。他身上的药味从寄物柜的缝隙里散发出去，被偶尔路过的导盲犬嗅到。“那是条大黑狗，所以我很爱护狗，非常喜欢狗。”

阿菊最初见到寄物柜是去城外的游乐园郊游，在旱冰场的入口，阿桥用手指着告诉了他。一个手提旱冰鞋的男人打开一扇小门，将上衣和提包放进去。阿菊想：“这不就是一个柜子吗？”他走上前，探头朝里望望，里面布满灰尘，手也弄脏了。阿桥说：“你看像不像蜂窝？从前不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吗？蜜蜂在一个个这样的箱子里产卵，我们不是蜜蜂，肯定是人的卵。蜜蜂不也是那样，产下很多卵，但死得也多吗？”

阿菊独自想像着教堂墙上挂的画里那个留着胡须的父亲将滑溜溜的蛋放入一个个寄物柜，不过他觉得似乎不对，放蛋的应该是女人，然后是父亲将从蛋中孵化的孩子双手高举朝向苍天。这时阿桥小声说：“喂，你瞧。”一个头发染成红色的戴墨镜女人手拿钥匙在寻找自己的箱子。生下蛋放在箱子里的一定是那种大屁股的女人，那家伙一定生了蛋。女人站在自己的箱子前插入钥匙，柜门打开，红色的圆东西掉了出来，阿菊和阿桥不由叫出声来。女人慌忙张开双臂想要接住，但红色的圆东西不断跌落，其中一个滚到阿菊和阿桥的脚下。那不是蛋，是番茄。阿菊用力踩扁脚下的番茄，番茄汁溅出来弄脏了鞋。红蛋里面既没有妹妹也没有弟弟。

阿桥每次被人欺负，阿菊总是拔刀相助。阿桥身体孱弱，除了阿菊之外不愿意接近外人，特别是害怕男人。阿菊想阿桥的身体里一定装满了泪水。为孤儿院送面包的男人只是轻轻拍一下阿桥的肩头，说了句“你总是有股药膏味儿啊”，他便哭了出来。阿菊这时并不安慰他，只是默默

地站在他身旁。阿桥大声哭泣的时候,惊慌失措的时候,或者是无缘无故自我责备的时候,阿菊总是神色镇定,静心等他平静下来。所以阿桥坚持非要跟阿菊去厕所不可,阿菊并没有拒绝。阿菊也需要阿桥,阿菊和阿桥的关系如同是躯体和疾病,肉体面临无法解决的困难危机时,便会退缩到疾病之中。

每当樱花盛开的时节,阿桥便喉咙震响,咳嗽不止,这一年还格外厉害。阿桥患有神经性气喘,低烧不止,无法和阿菊在户外玩耍,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性格变得更加孤僻。阿桥热衷于一种奇怪的过家家游戏,他将塑料玩具碗、锅、炒菜锅、洗衣机、冰箱之类的东西整齐地摆放在地上,这些玩具有时形成一种图形,有时是现代化的厨房模型,不过当这些玩具家具和餐具摆放完毕之后,阿桥决不允许别人挪动。如果有谁改变了玩具的位置或者不小心踩坏了玩具,阿桥便疯了似的发火。在此以前,阿桥从来没有向伙伴和修女发过脾气。晚上他睡在模型旁边,早上发现没有任何变化,就会满意地眺望良久,接着忽然露出不愉快的表情,口中嘟囔着自己毁坏了模型。阿桥并不仅仅摆设厨房和客厅的模型,他用布条、线团、纽扣、钉子、自行车零件、石头和沙子、玻璃碎片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有女孩摔倒,碰翻了线轴堆砌的塔,阿桥便扑上去要掐她的脖子。他软弱无力但十分冲动,当天晚上发了高烧,彻夜咳嗽不止。

阿桥喜欢阿菊观看自己的模型,他不断指点着说这里是面包店,这里是油罐,这里是墓地。阿菊静静地听完阿桥的介绍才问:“寄物柜在哪儿?”阿桥指点着四方形的自行车尾灯说:“是那个。”黄色的塑料格子里有个小灯泡,周围的金属板擦得锃亮,蓝色和红色电线整齐地卷在一起,在领地内十分醒目。在介绍自己的地盘时,阿桥显得很神气,阿菊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躁动。阿桥显得很懦弱地哭泣的时候,阿菊会体验到一种

病人从 X 光片上观看自己患部的心情。深藏在自己体内的不安和恐惧可以戴上假面具,阿菊只须等待伤痛愈合。阿桥开始在模型旁过夜,他为玩具模型而胆怯、哭泣。伤痛已经开始脱离肉体独立出去,可以自由躲在自己内部,而失去伤痛的躯体则需要寻求新的伤痛。

有一天,阿菊被修女带去卫生所喝预防小儿麻痹的药水,返回途中走丢了,最后被公共汽车总站收容。据司机讲,阿菊在始发站横滨车站西口上车,直到终点根岸市民游艇港,一共坐了四个来回,中途一次也没下车,问他去哪里也不说,只是望着窗外,于是便收容了他。这是事情的开始。三天后,他午后一个人溜出孤儿院,独自坐上出租车,只低声说了句去新宿,到了新宿车站,他又说去涩谷。司机觉得可疑,便向涩谷车站前的派出所报警,阿菊又一次被收容了。他还偷偷爬进给孤儿院送货的酒铺的货车厢,不过被人事先察觉了,后来又欺骗一对来扫墓的夫妇,让人家带他去镰仓,到镰仓迷了路,不知所措的阿菊竟然嘴硬说自己刚从镰仓来,是不小心走丢了。

阿菊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一个年轻的修女负责监视他,她并不太训斥他,而是努力想要理解他。她从父亲那里借来轿车,一有时间便带阿菊出去,和他聊天。她问道:“阿菊为什么喜欢坐车?你是特别喜欢公共汽车和汽车吧?”阿菊回答说:“因为地球一直在转。地球是不是一直在运动?呆坐着才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地球的缘故,阿菊自己也搞不清楚,他静不下来,在地面上不动的话会非常不愉快。他感到在自己的周围有个东西正在高速旋转,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准备飞向远方。它那震耳的巨响使地面微微颤抖,有规律地腾空而起,每一次阿菊都被置留于原地,感到十分失望。不久它又开始准备出发,四周散发着燃油的气味,发出轰鸣声,不停地旋转,空气和地面开始震动。有时感到它笼罩了整个天空,有

时觉得它就在耳后,马上就要飞向远方,有时则感到从地底的深处传来了震颤。总之,处于这种环境之中,他无法忍耐自己静止不动。当那个物体准备起飞时,震动和巨响随之不断增大,不愉快和恐怖的感觉随之增加,于是阿菊开始行动,无论如何要乘上那个巨大的浮游物体。

有一天,修女开车带阿菊去游乐园,他坐上过山车便不肯下来。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高声欢呼,而是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一直坐在上面。管理员让年轻的修女将阿菊拉下来,但阿菊面色苍白,全身布满汗水和鸡皮疙瘩,死命抱住座位不放。年轻的修女只能一个个掰开阿菊的小手指。阿菊身体僵硬着,这时,年轻的修女察觉到阿菊并不是那种单纯喜爱汽车的孩子,他似乎患有某种疾病。阿桥在寝室的地板上摆满了玩具废品和砖瓦,有人冒犯这个模型领地他总是暴跳如雷,正在打针也会折断针头。于是修女们决定带阿桥和阿菊去精神病科治疗。

精神科医生端详着阿桥摆放在地板上的模型王国的照片,开口说道:“一般人们都知道,孤儿由于缺乏母爱而不愿和他人接触。

“除了遗传性精神病之外,幼儿和儿童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原因,在于和父母的关系以及环境因素这两点。你们是抚养儿童的专职人员,我想应该深有体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儿童都有神经症状,儿童的精神和身体一样按照一定的程序发育,要想得到良好的发育,就必须有来自周围环境的一定的刺激、帮助、保障,不过周围环境不可能十分理想地提供这些,而儿童自身的能力有限,因此发育成长中的儿童都有一些棘手的问题。

“这两个孩子有可能是儿童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症状,如果那样的话,原因可能是器官缺陷、脑组织缺陷、新陈代谢异常,或者还有遗传性因素,很遗憾,目前还无法断定。他们两人如果是儿童精神分裂症的话,应该是